

卷一

风姿物语

罗森 著

银星月太
河星亮阳
篇篇篇篇

风姿物语

(卷一)

罗森著

太阳篇 月亮篇 星星篇 银河篇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文 华

封面设计:张 军

风姿物语(卷一)

罗森 著

出版发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呼和浩特市新华印刷一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7 印张 76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 7-80506-333-8/I·277 (全二册) 定价:43.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太阳篇	(1)
第一章 今日意	(3)
第二章 昔时因	(10)
月亮篇	(19)
星星篇	(51)
银河篇	(99)
第一章 相识一笑西湖畔	(101)
第二章 千里姻缘巧安排	(117)
第三章 人间相思不曾闲	(136)
第四章 为谁独自倚楼台	(163)
第五章 颠颠倒倒将心织	(215)
第六章 焉知情爱几多哀	(251)
第七章 曲终回首低顾盼	(290)
第八章 却问何日君再来	(357)

风姿物语

前 篇·太 阳

第一章 今日意

黑鲁曼历五六四年九月五日

利加斯王城

城郊夜凉如水，浓密的黑云，遮住了明月，四野无声，唯有山间的晚风，吹动树枝，发出“沙、沙”的摩擦声，倍添清幽。

蓦地，急促的马蹄声，踏破重重夜幕，奔驰而来。一骑黑驹，恍若暗夜幽灵般，几乎足不点地的向前驰去，速度好快，是匹千里良驹。马背上一名女子，以精湛的骑术，配合爱马。

黑绢般的头发，顺风飞扬，宝石般的眼瞳，白色珍珠般的肌肤，即使在能见度极低的晚上，也无法掩其惊人的绝代风华，杉木般挺直的身子，雄赳赳的戎装，仿佛是雅典娜的再现。耳后风声呼啸而过，两旁景物不住倒退，她思潮如涌，想起了一个时辰前，令她椎心难忘的事。

数声惨叫划破宁静的夜空，“出了什么事？”她自床上一翻而起，只见西边窗外一片火红，照亮了整个天空，显是发生了大火。空气之中，强烈的杀气，刺激着皮肤，加上越来越大的兵器交击、士卒杀伐之声。她立刻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推测的事实，马上得到了印证，房门被推开，父亲一身戎装，出现在门口，黄金盔甲上的鲜血，说明了国王到此的过程。

“父王！到底在做什么？”

“有一些部下引起叛变。”国王喘气道。他已不年轻了，这次突遭政变，结果难料，为了留条退路，他必须要有所准备。

“红儿，朕是国王，为了东方王室的荣誉，朕不能离开，你快逃到邻国去吧！”

“不！红儿要和父王同生共死！”

他将女儿轻轻搂在怀中，慈爱但坚决地道：“不行，决不能断了香火。你将国王的证物，真龙宝剑带着，逃到邻国去吧！”

“要走就一起走，女儿愿保父王杀出重围。”

“朕意已决。朕死不足惜，但若正统王室不能传承，纵使身亡，亦无颜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东方正就成了千古罪人。诸皇儿中，你的武艺最高，今后东方王室的兴衰，就全在你身上了。”

仿佛尽最后一份父亲的义务，在女儿额上轻轻一吻，东方正大步出门，抽出腰间佩剑，再不回头。

东方红的眸中有泪，临别时父皇英伟的背影，有若仍在眼前，而今生今世，未知可有相会之期。

“父皇，您……请您保重……”尽管心中绞痛，东方红不敢回头，望向从小生长于斯，如今一夕变天的皇宫，默默地为父亲祈福。

“找到了，有人想突破包围网！”

“是公主，别让她跑了。”

“总帅有令，擒下公主者，赏金十万两，封万户侯。”

原本漆黑的道路尽头，忽然间亮如白昼，十数盏孔明灯高高升起，几百只松脂火把一起点亮，显现了一个铁桶般的拦截网。

“总算来了！”东方红没有天真到会认为，自己可以毫无阻碍地离开帝都，既然谋反者敢发动政变，事先想必已封锁了周围的所有道路。

不过，明明知道这种情势，东方红却不从隐密的山间小道遁走，反而从最主要的国道强行突破，这固然是为了保持王者的气度，另一方面而言，也是艺高人胆大，对自己的剑技有绝对自信之故。

“杀！”数名狙击手自树上举刀砍下，藉着冲力，声势骇人，眼见即将劈中，东方红仍无反应，不由大喜。这是她最后一个念头，原本还在鞘中的真龙宝剑，化作一道赤红厉芒，瞬间斩其首级。

“还想回家见父母情人的，不要来。不要冤枉死在东方红剑下。”言毕，皓腕轻拉缰绳，人与马化作一道轻烟，以极为优雅的姿态，却又是令

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冲向敌阵。

“等她进入射程，弓箭手马上放箭！”见到对方这等声势，负责把关的军官哪敢怠慢，下了指令。

“任你武功绝顶，数百只飞箭当头射来，也要你顾此失彼，受伤落马。”他有这样的自信。

“长……长官，听说长公主的剑术举世无双，你认为，我们安全吗？”身边的副官，对自己的处境，反而不太放心。

“放心，我们深处阵中，稳若泰山，绝对没有任何危险。”

在一旁当人墙的小兵，闻言悲伤叹气道：“那我们是死定了。”

“放箭！”随着一声令下，破风声连响，满天箭雨齐飞。如果被射中，一定当场成为一只刺猬。

只可惜海水不可斗量，夏虫不可语冰，这个设想与实际情形差得太远，一道初时极微细的赤芒，自东方红的腕间绽开，随即化成点点光雨，锋锐无匹的先天剑气，铺天席地罩下，将埋伏的狙击手全数斩杀，继而挑开来箭，冲入包围网中。

大部分的弓箭手为光雨所慑，呆立当场，一箭未出，便已身首异处。总算东方红不愿滥杀无辜，手下尚留余地，但仍有不少人，甫一照面，便遭先天剑气破体震断心脉。

东方皇族之红日神剑，为昔日太祖皇帝，恃以横扫九州的不世神功，端的是厉害无比，可惜时日久远，几度失传，但东方红凭过人天资，补残本所不足，使之重见天日，虽然未尽全貌，却也不是凡夫俗子所能抵挡，所有人都只感到一股炽热气劲袭体，便遭红日气劲侵经蚀脉，魂归离恨天了。东方正会选派女儿突围，实是其来有自。

千里良驹配上盖世神功，东方红恍若天上女武神再现人间，盏茶间，便已连破九重包围网，即将离开帝都地界了。

“逆贼……啊……”一声惨呼自后方响起，然而，随即被兵器交击声所掩盖。

东方红听音辨气，知道是宫中御林军副统领冷瞳，心下大惊，暗道：“瞳儿是我至友，不该不救。”

念及此处，东方红掉转马头，只见冷瞳身上七八处伤口，面对六名

硬手，果是迫在眉睫。剑尖轻颤，红日真劲气随意走，摧枯折朽般，将六名敌人一举斩于马下。

冷瞳力战之余，气力衰竭，待得看清眼前倩影，不由得悲喜交集，哭道：“公主，瞳儿无能，无力保护陛下，乱军已攻破内城，众人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虽是心底早有准备，闻此噩耗，东方红仍是不由得一呆，想起父母亲人，今生成永诀，唯觉满腔悲苦，无处可发。激愤之下，纵声长啸，只震得四周树叶满天飞舞，群鸟纷飞。

心情稍缓，只见冷瞳在马上摇摇欲坠，登时醒悟，“她伤重之余，承受不起啸声的冲击。”

“瞳儿，没事吧？”边说边将真气输入冷瞳体内，助其疗伤。

“公主，多谢你相救。这次，又是你救了瞳儿一命。”

“别说话，我替你镇伤止血。”东方红道：“连一起长大的朋友都不救，我还能算是人吗？”

死里逃生的冷瞳，在马背上剧烈地喘气，高耸的胸部不住起伏，引人入胜，她虽浑身浴血，但外表却仍是俏丽动人，虽不及东方红的惊艳倾城，却是英姿焕发，另有风味。

东方红手中运气，脑海里却回忆到，许多年前的那一天。

那时，她才六岁，出游回宫时，看见一群人衣衫褴褛，身披枷锁，被绑赴法场。原来是这家人冲撞了天子座驾，被判满门抄斩。东方红年纪虽小，却已是一副侠义心肠，得知原委后，义愤填膺，赶去东门刑场，只可惜晚了一步，全家只剩一个五岁的女孩。

东方红也不喊刀下留人，迳自排众而出，当刀斧手为其惊人的美貌与勇气而呆立时，走到女孩身前，伸出小手，笑道：“来，跟我走吧！”

这件事为京城百姓传为美谈，东方正虽然气恼，因其疼爱女儿，只得不了了之。后来，女孩成为了公主伴僮，一齐学习文事武学，更在东方红有心提拔下，破例成了禁卫军统领。

对东方红来说，冷瞳不是侍卫，而是共同分享悲伤喜乐，一齐说心底话，深宫中唯一可以相信的挚友。而在冷瞳记忆中，那抹初阳般的笑容，与将之拉出深渊的小手，亦是自己永生难忘的一页。种种的因缘，

将两个女孩拉在一起，当然，那时的她们，完全想不到日后的发展。

此时，巨变陡生。

“哗啦！”数枝长枪破空而出，登时将黑马刺毙，同时一阵乱箭自四面八方再度射来。东方红反应奇速，抑住哀痛，玉臂轻展，一手搂住冷瞳，左足轻点，蛮腰微扭，娇躯轻飘飘地冲天而起，同时暗运巧劲，将箭群转射下方，一举歼灭狙击手。

东方红的临敌经验甚多，便是敌人忽施偷袭，也决伤她不得，却没想到对方眼光高明，竟弃人杀马。这匹“夜星”是她十二岁生日当天，东方正由提兰国贡品中挑选出的生日礼物，自己爱惜之至。她为人素重感情，否则适才也不会回身救冷瞳，此时见到爱骑被刺的惨状，当真是心痛如绞。

“公主！带着瞳儿，你突围不易。瞳儿请公主以大局为重。”

“说什么，要走一起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上方一张大网罩下，东方红心神大乱下，加上抱着冷瞳，回转不灵，闪避稍慢，竟给团团裹住，手脚动弹不得，摔落地面。

“这是特制的金丝绵网，反复缠了六层，内中加藏五罗迷烟，不信锁她们不住。”埋伏的士兵大喜若狂，不待长官吩咐，一拥而上。

然而，只见网子在瞬间被烧个通红，仿佛裹着的不是人，而是高温的熔铁，跟着，太阳般耀眼夺目的剑气撞天而出，斩破六层金丝网，东方红再度突围，走避不及的士兵，全给红日劲断心而亡。

“还要再来吗？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了。”抖了抖身上的灰尘，东方红冷声道。剑虽已回鞘，一股凌厉的剑气，仍是遥遥镇住在场的所有人，没有任何人敢忘记，刚才破网而出的太阳，有多么的耀眼。

互看了一眼，士兵们大叫一声，转身拔腿就跑，顷刻间走得干干净净。看到危机暂除，东方红缓缓坐倒，喘息不已，她今晚为突重围，连续催运红日劲，适才又强提尚未修成的“太阳真诀”，纵是武功已臻化境，却也禁受不住，加以吸入迷烟，只觉得一阵晕眩，急忙坐下调息。

“好厉害的迷药，瞳儿也有吸入，得帮她祛除才是。”凭着深厚内功，东方红不多时已将药性散去七七八八，无视内力的虚耗，第一个念头便

是帮好友疗伤。

蓦地，背心一麻，一股冰寒已极的指力，刺破护体红日劲，任脉十余处穴道连珠被封，偷袭者下手好快，显是一流高手，为怕她冲开穴道，立刻加点她督脉十二穴，截断体内真气。如此一来，东方红便是有通天之能，也无法短时间内恢复行动力。

东方红半晚血战，击杀高手无数，无人能挡自己一招半式，眼见离去在即，却忽遭暗算，又急又气，想起复国重任，尽成泡影，却又口不能言，真气一泄，身子慢慢软倒。但她岂是徒自伤心的寻常女子，脑中急转，谋求脱身之法，灵光猛现，想起了关键之处，一种难言的恐惧，首次爬上心头。

“纵是绝顶高手，也不可能近我一丈内不被发觉，枉论偷袭，那……那难道是……”纵是身处绝境，她也不至于惊惶失措，但面对自己的怀疑，确实令她打从心底恐惧起来。

努力转动颈子，眼眸中出现的身影，证实了自己的想法。那无声无息下手暗算之人，正是她死命维护，救其脱险的好友，冷瞳。

“好……你……你好……”语调中，有着不平、忿慨，与深深的哀恸。满腔激愤下，已是语不成声。

自己中了敌人的苦肉计，却是失察，但怎么也没想到，从小一齐长大，情同姊妹的伙伴，会偷袭自己。冷瞳看着自己的战利品，银铃也似的轻笑出声。蹲下身来，轻抚着东方红滑嫩的脸蛋。

“公主，你冒险救我，瞳儿总是感谢你的。”冷瞳的眼中忽然绽出一道诡异色彩。

“可是，你为什么要来救我呢？”语毕，将东方红推倒于地，用左脚踩牢。

“来人！将这反贼绑了。”几声斥喝，一些未逃远的兵卒，取出锁链，将东方红手脚牢牢困住。

冷瞳满面尽是得意神色，纯稚的眼神，娇憨的笑靥，一点都不像是个刚刚暗算多年挚友的女人。

东方红口不能语，看着这曾誓同生死的故友，眼中，是足以灼伤人的深深哀伤。

“公主！你一定很想问，为什么我暗算你？”冷瞳叹道：“很俗气的一个理由，荣华富贵。”

“真的很俗气对不对？可是，最俗气、最平凡的理由，也就是最好的理由。”冷瞳再道：“自五岁那年死里逃生后，我就领悟了世间的至理，‘弱于人者，人恒欺压之’，那时候，我就发誓，此生际遇，有上无下，纵死无悔。”一滴清泪，自东方红白玉般的脸颊上，缓缓滑下，自是伤心到了极点。

“没错，公主，你给了很多东西，我的过去，我的未来，都是你给我的。这点，瞳儿真的很感谢你。”

“可是，你还能给我些什么？禁卫军统领吗？以我的美貌，我的武功、智谋，不止区区一个禁卫军统领。”冷瞳坦然笑道：“所以，我今日……卖友无悔。”

在一旁嗫嚅的士兵都呆掉了，在他们的生命中，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同时具备了真诚与诡诈，将邪恶与纯真完美合一的融合体。

“公主！看来受到冲击的不只是你嘛！真是欠缺磨练啊！”冷瞳笑道：“喂！你们几个绑好了没有？动作这么慢。唉！一定平时绮红院去得多了，连锁个人都手酸脚软的，不像男人。”

听到咯咯娇笑，士兵们只觉得毛骨悚然，他们不会忘记，这名女子适才就在笑声中，卖掉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启禀统领，我们绑好了。下一步是……”“下一步啊！我想想，嗯！还是先请你们休息一下好了。”

看见冷瞳缓缓抽出腰间长剑，众士兵大骇，连忙逃命。但一股冰寒刺骨的剑气瞬间追上。

冷刃断魂。

冷瞳将东方红扛在肩上，轻声道：“我讨厌别人听见我的心事，那会让我觉得自己很脆弱，所以只好让听到的人上天堂避难了。深交如你，我尚且如此，何况他们。”语毕，大步而行。

第二章 昔时因

叛党首脑得知东方红被擒，欣喜异常，吩咐于内殿审问。立下大功的冷瞳，奉命将俘虏送往内殿候审。

路上，发觉东方红身上的锁链略有松动，冷瞳轻拍着她高高翘起的美臀，轻声笑道：“不要急，就快要到了，难道你不想看看谁是政变的主使人吗？”

“参见陛下，冷瞳已将叛逆擒住，请陛下发落。”

“做得好，这次你打开城门，立功居首，朕不会忘了曾经许你的东西。”叛逆！说的到底是谁？东方红心中气苦。入耳的声音依稀有点熟悉，一等到被放在地上，几经挣扎，举目上望，赫然看清了叛军首领的真面目。

“三皇叔，竟然是你？”

“久违了，红丫头，多年不见，倒是出落得越来越标致了。”

眼前之人，左半边脸被纱布裹住，身材修长，外貌虽然颇见苍老，却仍显得气宇轩昂，风度翩翩，露出来的一只眼睛，目光炯炯有神，不怒而威，正是东方红的亲叔父，东方白。

东方红知道，这位叔叔年轻时，文事、武功均臻上乘，长袖善舞，广结豪杰，曾是下任皇位的不二人选。但在一次返家时，遭人刺杀，妻儿丧生，自己也毁了半边脸。自此意志消沉，闭门不出，借酒浇愁。东方正继位后，每逢节庆，仍赠礼遣人问候，但都遭他婉拒。却不意竟是今日的反逆策划人。

“皇叔！父王平日待你不薄，你居然如此待他。”

东方白满不在乎地挥挥手，一如他当年的风采，笑道：“不用这么紧

张，一个位子，没有人能长久坐稳，现在，不过是换朕坐坐而已。”

“你对父王有何不满，竟要谋反，将来死后，你哪有脸见东方家列祖列宗于地下。”

“没什么不满，只是朕想当皇帝而已，就这么简单。”东方白随意道：“至于百年之后，朕倒要看看，是谁无颜见祖宗于地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东方红怒道。听出话里有不寻常的弦外之音，令她感到不安。

“什么意思？”东方白脸色忽沉，犹如笼罩了一层寒霜，他仰天大笑，笑声中只存着无限的苍凉、悲恸，他厉声道：“丫头，上一辈的旧事，你知道多少？既然不知，就别在此大放謬词。”

东方红猛地想起，当年宫廷皇位之争，谣言众多，东方白之案，虽说立即抓到凶手破案，但案情中仍存有诸多疑点，莫非……莫非……“哈……哈……正老头！当日你收买杀手，率人暗算于朕，自以为天衣无缝，却也可曾想到有今日吗？”

“胡说！休得污蔑我父王清名！”东方红听到旧日宫廷秘闻，急忙替父亲辩护，但念及父亲平日行事，心下黯然，却已信了七八成。

东方白闻言一笑，多年的忍气吞声，无尽的愤恨，又岂是旁人所能了解。低眼斜看东方红，美艳动人的脸上，看到的是一副绝不向任何迫害低头的倔强表情。

好半晌，开始大笑，道：“对了！差点给忘了，你小时候朕教过你武功，虽然说时间久了，也不至于退步这么多吧！几个穴道真可以困你那么久吗？”东方红自被擒后，便一直潜心冲穴，预备突袭敌人首脑，报灭家被擒之恨，此时已冲开九成，听得计划被发现，再不犹疑，运劲迸断身上锁链，抽出腰间暗藏匕首，飞身而上。

“逆贼受死。”

“保护陛下。”

殿内护卫纷纷挺身向前，试图挡成一座人墙，但红日真劲再现威能，又岂是他们所能抵挡，尚未看清敌人身影，就已被剑气破体而出。说时迟，那时快，转眼间便已攻到东方白眼前。

东方白虽已拔剑在手，却没想到对方的身法快至如斯，“叮”一声，

长剑被斩断，明晃晃的匕首已架在眼前。

“无怪朕损兵折将，仍是奈你不得，果是好身手，不愧是东方家五百年来第一人。”无视于自己命悬人手，东方白好整以暇地称赞侄女的剑法。

东方红内心反覆交战，激动不已。只要手下轻轻用力，立时便可为家国报此大仇，可是，果如叔父所言，不对的应是父王呵！想起幼时，对自己照顾倍至，百般呵护，种种的恩义。一时之间，竟是不忍心下手。

“皇叔！我只问你一句？”东方红咬牙道：“就为了荣华富贵，连命也送掉，值得吗？”为了找到下手的理由，她只得如斯问。

“送命？就凭你？”东方白眼中厉芒大盛，显是另有后着。

一声水滴落地声，吸引了东方红的注意，却为防东方白偷袭，不敢回头。“陛下！小公主好像醒了。”出声的是在一旁的冷瞳，惊觉尚有大敌在旁，东方红心中一凛，但更惊讶的是她的话。

“哦！方丫头醒了吗？”

听明白了两人对话，东方白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仰头一看，发现一名稚龄少女，满身伤痕，衣不蔽体，竟被麻绳捆着，吊在天花板，鲜血不停地滴落地面，却不是自己亲妹妹东方方是谁。

见到妹妹受此折磨，东方红眼中都快渗出血来。手上用力，在东方白颈间留下一道血痕。

“公主！还是让瞳儿提醒你一下吧！瞳儿现在从一数到三，若是你不弃剑投降，有什么后果，你冰雪聪明，自当心知。”语毕，身后的一排侍卫，弯弓搭箭，对准空中的身影。

“一……”“你……你们好狠毒。”

“无毒不丈夫。你武功太高，若让你逃逸，日后行刺于朕，岂非教朕日夜寝食难安，只是，朕自问无人能正面挡你一剑。不能力敌，便得智取。”东方白毫无愧色，冷然道。

“二！”

随着声音一出，一枝长箭射向空中的东方方，穿臂而出，鲜血飞溅，东方方痛得惨号出声，她年纪小，听不懂底下大人的对话，只看到姊姊为己为难，小小的心里，亦是痛苦万分。

东方红暗忖，若是飞身救人，敌近我远，能否赶在敌箭前到达，还是未知之数，可是东方白武功高强，以双方现在的距离，自己身形稍动，空门大开，他趁隙攻击，实是九死一生。

“只有弃剑投降，才能救妹妹一命，可是……我半晚的血战、父王的重托，难道就此落空……”一边是父母家国，一边是姊妹情深，内心的挣扎，令她握剑的手颤抖不已。

“三！”

“镗！”一声，匕首落地，东方红颓然跪倒，她知道，今生就此毁了。空中的东方方，无声地泪流满面。

“啊！”厉芒乍现，一声惨呼，只见东方红雪白的双腕，出现两道红迹，逐渐扩大，红色的液体不断地滴在地上。却是东方白重持断剑，立即出手，挑断了这头号大敌的双手经脉。双手是用剑者第二生命，手筋既断，东方红今生今世再无持剑的可能了。

“红日神剑，自今日起，绝响于江湖。”东方白缓声道。

半生心血，尽付东流，东方红真正绝望了。

“朕一世英雄，岂能死于女子之手。”看着脚下的失败者，东方白昂首阔步，傲然道：“说到底，你也只不过是个女人。”

一旁冷眼旁观的冷瞳，很明白这句话的意义，“成大事者，六亲不认”，因为她自己也是同路人。若是东方红能六亲不认，根本没有任何陷阱困得住她，当然，东方白也就势必得到阴间去当发梦皇了。

“来人！”东方白命令。“带长公主下去更衣。”

侍卫们应声向前。说是更衣，其实只是拖到大殿中心，强行除去衣衫。

“不要，快点住手，你们这些禽兽。”东方红拼命挣扎，奈何手上无力，抵挡不了侍卫们如狼似虎的暴行。

侍卫们努力按住东方红手脚，一名侍卫遭指甲划破脸皮，吃痛之下，猛摑巨掌，把东方红打得脑眼昏花，嘴角流血。

“公主是王族，需得待之以礼，倘若她受了半点伤，你们等一下全都人头落地。”东方白随意道：“若是侄女不愿在此更衣，那也好得很，待我命他们将你拖至正门，让文武百官看看长公主赤身裸体的诱人模样。”